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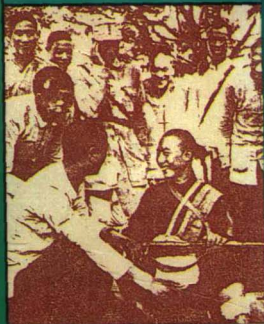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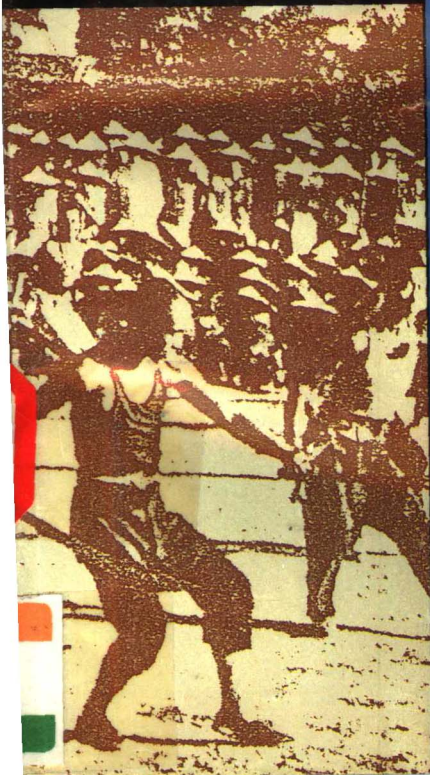
邓澄清 著

大刀记

下

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

中华之魂丛书



贵州人民
出版社

大刀记

郭澄清 著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(黔)新登字 01 号

责任编辑 茅草居

特约编辑 石京津

封面设计 唐 岩

中华之魂丛书

卢惠龙 主编

大刀记(上下)

郭澄清著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北京新星公司排版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北京顺义县李史山胶印厂印装

787×1092 毫米 1/32 开本
1995 年 8 月第 1 版

44 印张 910 千字
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10000 册

ISBN7-221-03876-3/I·763

定价:49.80 元

《中华之魂》丛书

编委会

顾问：龙志毅 黄 瑶 薛启亮

主编：卢惠龙

编委：(按姓氏笔划排列)

王光烈 乌兰巴干

卢惠龙 李万寿 李 克

李晓明 吴家萃 孟志钢

袁 静 徐光耀 唐流德

谭利生 薛启亮

目 次

| 开 篇 | |
|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(1) | 一 闹 元 宵 |
| (14) | 二 灵 堂 栽 赃 |
| (26) | 三 闯 衙 喊 冤 |
| (37) | 四 运 河 岸 边 |
| (50) | 五 云 城 内 外 |
| (64) | 六 雒 家 庄 上 |
| (74) | 七 难 中 遇 难 |
| (84) | 八 授 刀 传 艺 |
| (101) | 九 大 闹 黄 家 镇 |
| (110) | 十 夜 进 龙 潭 |
| (121) | 十一 荒 洼 古 庙 |
| (134) | 十二 新 婚 之 日 |
| (144) | 十三 姓“穷”的人们 |
| (156) | 十四 水 灾 |
| (169) | 十五 投 亲 |
| (180) | 十六 下 关 东 |
| (195) | 第一章 风 火 燎 原 |
| (247) | 第二章 夜 行 人 |

| | | |
|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(309) | 第三章 | 雪 后 初 晴 |
| (357) | 第四章 | 战 火 中 的 支 委 会 |
| (417) | 第五章 | 虎 口 拔 牙 |
| (477) | 第六章 | 春 天 来 了 |
| (541) | 第七章 | 训 敌 |
| (609) | 第八章 | 回 马 枪 |
| (669) | 第九章 | 打 集 |
| (728) | 第十章 | 巷 战 奇 观 |
| (789) | 第十一章 | “我就是八路!” |
| (850) | 第十二章 | 重 返 宁 安 寨 |
| (914) | 第十三章 | 荒 野 斗 智 |
| (964) | 第十四章 | 夺 枪 |
| (1016) | 第十五章 | 龙 潭 的 早 晨 |
| (1065) | 第十六章 | 巧 夺 黄 家 镇 |
| (1119) | 第十七章 | 夜 战 水 泊 洼 |
| (1180) | 第十八章 | 围 困 柴 胡 店 |
| (1236) | 第十九章 | 刀 铤 河 山 |
| (1290) | 第二十章 | 斗 争 还 在 继 续 |

第九章 打集

志勇在二愣家养伤，已经好些天了。

黄二愣家，只有两口子——二愣和他的母亲。

他们娘儿俩，待承梁志勇，就象待承自己家的人一个样，知冷知热，照顾得无微不至。为了志勇的安全，黄二愣还在一些民兵们的帮助下，在他家的后院儿里，挖了一个地洞。

今天早饭时节，黄二愣照例到角门外头放哨去了。

二愣娘打了个暗号儿，把志勇叫出洞来。

梁志勇爬上炕去，坐在炕头上，低着个脑袋喝粘粥。疼人的二愣娘，怕志勇憋闷得慌，就一面陪他吃饭，一面跟他啦叨儿，帮着志勇消愁解闷儿。

二愣娘是个细心人。

这几天儿，她总觉着志勇不大欢，心里怪纳闷儿：“志勇这孩子，八成有心事？”今儿个，她越瞅越觉着志勇的气色不好，语言也愣愣得迟钝，心里更长了草：“志勇这孩儿，不说不道，净叫大人发躁——他到底有啥心事哩？”于是，她一面吃着饭，一面在观察，在思索，在寻求着答案。过了一会儿，又拿话引话地试探着问道：“志勇，想家啦？”

志勇满脸稚气，笑望着二愣娘：

“想家？大娘，看你傻的！这里不也是我的家吗？”

二愣娘觉着孩子说的在理，高兴地笑了：

“是啊，这里也是你的家。我是说，你是不是想你娘了？”

志勇扑闪着—对水汪汪的大眼，依然满脸笑意：

“大娘，你老人家，比我的娘能差多少？我天天生活在大娘的身边……”

二愣娘抢去志勇的话头儿：“这话你又说对了！你就是我的孩子，我就是你的老娘……”

二愣娘问不出志勇的心事是不踏心的。现在，她一面这样说着，一面揣猜着志勇的心理，话又拐了弯儿：

“哎，志勇，你爹不是到县委去开会了吗？日子可不少了哇！怎么还没回来？”

“我听说，这次会，是个学习会。”志勇怕大娘挂心，耐心地解释着，“只要是学习会，日子准多些……”

看来，志勇不是为他爹迟迟不归而担忧！这是二愣娘的结论。那么，他心里的扣儿别在哪里呢？二愣娘又东—篮子西—扫帚地问下去：“哎，志勇，咱想起啥来说啥——你三弟志刚，还在县里工作呀？”

“不在县里啦——”

“哪去啦？”

“上调啦！”

梁志勇笑望着大娘的脸色，见大娘不懂“上调”这个字眼儿，又解释道：“上调，就是调到上边去了……”

“噢！那可好！调到哪去啦？”

“调到主力部队去了。”

“还是当通讯员吧？”

“不！听说当地下修械所的副所长了。”

“喔！升了呀！”二愣娘说，“升就升个正的呗！怎么还是个副

的呢？”

“正所长是唐春山同志。”

“噢！知道，知道——不就是十里铺那个唐铁匠？对不？”二愣娘说，“要是那么说，老唐比志刚老成；再说，我听你们常说的那个‘修械所’，八成就是枪炉，是呗？论干枪炉，还得说人家唐铁匠在行……”

黄大娘扯着扯着，想问志坚，又忽然想到，志坚已经牺牲了，于是，便从志刚又扯到志强：

“哎，你二弟志强还是没信儿？”

“有信了。”

“哦！可好！”二愣娘问，“他在哪里？”

“在天津。”

“喔！那可是个大地界儿！”二愣娘又问，“志强在那里干啥营生？”

“在工厂里。”

二愣娘若有所思地说：

“该给他打个信去，叫他家来，也干一个……”

干一个什么？黄大娘没说明白。可是，她这句话，在志勇的心里，却是十分明白的——干一个八路。因此，他便主动解释道：“大娘，我二弟在工厂里，职业是工人，可实际上，他也是干的咱这一面儿上的工作……”

“干咱这一面儿上的工作？”

“对呀！”

“听说那天津卫不是鬼子占着吗？”

“鬼子占着是不错。”志勇说，“鬼子占着的地方，就没咱们的人？有！多着嘞！……”

他们正谈着，天井里传来老母鸡的啼叫：

“咯嗒嗒！咯嗒嗒！……”

二愣娘侧着耳朵听了一阵儿，笑盈盈地溜下炕沿儿，劲儿呀劲儿地走出屋去。不一会儿，她拿着一个热乎乎儿的鸡蛋，又回来了。

志勇望见鸡蛋，心里一阵不安。

黄二愣家的日子，穷得拿不成个儿。这，志勇是知道的。过去，二愣娘儿俩，常靠到集上卖几个鸡蛋杂吃买烧。自从志勇来他家养伤以后，闹得他们娘儿俩连这个进项也没有了！

梁志勇心里不安地想着这些情况，就向黄大娘说：

“大娘，自从我来这里养伤，你一个鸡蛋也没攒下，全叫我吃了！往后儿……”

大娘把鸡蛋放进一个小瓷罐儿里，又坐在炕沿上。她用笑眼盯着志勇：“瞧你这孩儿，又说傻话儿！大娘的鸡蛋你吃不着？我不叫你吃叫谁吃？”

黄大娘这责备的语气，在梁志勇的心窝儿里掀起了滚滚热浪。可是，大娘现在不想多谈这鸡蛋的事。她撂下这个话头儿，又接上了方才的话题：“哎，志勇，你娘快该来看你了吧？”

“不会。”

“咋的？”

“她很忙啊！上回来时，她告诉我说：‘下一阵，工作更忙了，我可能来得少些了……’”梁志勇带着自豪的语气说，“我娘她，对抗日工作可积极啦！”

“哎，听说你娘当了妇救会主任啦……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你不知道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志勇说，“你听谁说的？”

“玉兰说的呀！”大娘说，“她没告诉你？”

志勇摇摇头：“没价！”

二愣娘一提到玉兰，她的话又生了枝杈：

“志勇，这几天儿，玉兰咋没来呢？”

“她来做啥？”

“来看你呗！”

“她又不是医生，来看不来看有啥关系？”

梁志勇说着，他娘儿俩都无声地笑了。

说到秦玉兰，黄大娘倒有一些心事——

从梁志勇在黄二愣家养伤以来，秦玉兰将黄二愣家的天井都踩洼了。她每次来到以后，不是给志勇煎汤熬药，便是给他包扎伤口，还短不了地把志勇穿脏了的旧衣裳拿回去，替他拆洗干净，缝补好，再送回来。

这种情景，黄大娘看在眼里，喜在心中。

有时候，她还禁不住地自语道：

“这俩孩儿，正好是一对儿！”

大娘在这样的思想指使下，还曾几次故意找个借口，躲出去，意思是给志勇和玉兰闪个空儿，好让他俩说个体己话儿。

他们利用这样的机会说了些啥？

黄大娘当然没法儿知道！

不过，她所知道的，是这对青年男女之间的关系，仿佛是发生了一些变化！

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？

当大娘的又总觉着抓不着笼头摸不着缰！

可是，有一点在她的感觉中是明确的——梁志勇和秦玉兰之间的感情方面发生的变化，正是她所希望的那种变化！

因此，黄大娘早已悄悄拿好主意：“我得想个法儿，把这两个孩子的事成全起来。”其实，志勇和玉兰在感情上的“变化”，并不

是从这时才开始的，只不过是黄大娘现在才发现罢了！再说，就凭志勇和玉兰这样两个人物儿，他们之间的事，显然也是用不着什么中间人来“成全”的。不过，黄大娘不了解事情的全貌，再加她不懂得新式婚姻和旧式婚姻的差别，因而她还总觉着主动“成全”他们之事，是她这当老人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呢！

大概正是由于这样的缘故吧，这时的黄大娘，无声地笑着，思谋了片刻，尔后，继续用她那惯用的试探口吻，向志勇说：“志勇啊，你也老大不小的了，成天价光知道各处疯跑，就不知道想想自个儿的事？”

“想想自个儿的事？”志勇说，“革命方面的大事，有党给我操心；生活方面的小事儿，有大娘你给我操心……”

“我是说，你该成家了！”大娘见志勇愣了神，又说，“瞧你这孩儿！净跟大娘装糊涂！成家，就是娶个媳妇儿呀！”

志勇听后，哈哈地笑了：“大娘，光打鬼子这件正事儿，就足够我忙活的了，哪还顾得上那些闲篇儿？”

“这是‘闲篇儿’？打鬼子固然要紧！打鬼子就不娶媳妇了？……”

二愣娘和梁志勇啦呱儿的当儿，这座破旧的农家草舍里，有一股温暖的感情在荡漾，在流动。

这是一股什么感情？

这是母子般的感情，这是胜过母子感情的阶级感情。

在这战争年月里，对那些舍家离村的抗日战士来说，是多么需要这样的感情啊！在这炮火连天的生活中，这种感情，曾给多少人增添了勇气和力量？它又曾哺育了多少条可贵的生命？

突然，二愣的干咳声，从角门口传进屋来，把二愣娘的话打断。这种干咳声，是事先规定的讯号，它说明门外有了敌情。

二愣娘忙向志勇说：“快！快下洞！”

这时的梁志勇，神态安然，就象那马上会闯进屋来的敌人，还在千里之外似的。不过，他的动作又是敏捷的，只见他撂下饭碗，溜下炕沿，拉开后门进了后院。

二愣娘一边掩着后门，一边生气地小声嘟嘟着：

“这些狗杂种，连顿囫囵饭也不让孩子吃！”

杂乱的脚步声已响在门口了。二愣娘听见脚步声放开了嗓音：“二愣！瞧你这个野劲儿！吃着吃着饭，又跑出去干啥？饭都快凉了！……”

二愣娘正嚷着，两个伪军闯进宅来。

这两家伙，全都端着枪，气唬唬的，闯进院子啥也没说，从二愣娘的身边走过去，一直地进了屋子。由于他们走得急，惊得两只老母鸡咯嗒咯嗒地叫着飞上房去。那俩小子来到屋中，这里瞅瞅，那里看看，犄里旮旯儿撒打一阵儿，尔后，指着炕上的饭桌儿逼问二愣娘：

“老太婆！你一个人吃饭，怎么两双筷子两个碗？”

这时，二愣正往屋里走着。

二愣娘指着二愣向伪军说：

“这不是俺娘儿俩吗？怎么一个人呢？”

她说到这里，伪军已不再注意听了。可她为了牵制敌人的注意力，又絮絮叨叨地说下去：

“俺这个野小子，生来腩上长尖儿，甭想让他老实儿地坐一会儿！这不，饭没吃完，就又跑出去玩了！刚才，你们进门的时候，我不是正在喊他吗？……”

她说到这里，见伪军朝后屋门走去，心里猛地一震，捏了一把汗！

伪军推开了后门，只见后头是一个小院儿。

后院儿里，空空荡荡，没有一间房子。周遭儿，是一圈儿破破

烂烂的垣墙；垣墙的墙根，已经碱得很深很深，有些地方仿佛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！

在这个空间不大的小院儿里，乱七八糟的东西可倒不少。这儿侧歪着一个没了底儿的半截荆囤，那儿倒卧着一个断了系儿的半边粪筐。东边有个歪歪脖子老榆树，西边有棵干干巴巴的死枣树。除此而外，还有一些大堆小棱的砖头瓦片，散堆破垛的陈柴烂草。

伪军们站在后屋门口上，探着身朝后院儿看了一阵，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，也没听见什么可疑的动静，所以并没到后院儿里去。他们缩回身子，啞当一声，又掩上了后门。

方才这一阵，二愣娘儿俩的心里可紧张了！二愣娘生怕敌人看出什么破绽，就挤在伪军的身边，一个劲儿地指指划划说这说那。一忽儿，她指着垣墙说：“你看！都碱成这样了，也没钱修！那天，一时没看到，东邻家的孩子跑进去了，差一点儿没砸着！这可多亏了天佛老爷保佑，要不，砸着人家的孩子，那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呀！……”

一忽儿，她又指着那棵死枣树说：“它才是个丧门星哩！有一年，财主来要账，俺那公爹被逼得没法儿，就是在这棵树上吊死的！从那，树就死了，再也没滋芽儿……”

二愣知道这几天志勇有点伤风，生怕他不知道洞外的情况，万一咳嗽一声，可就糟了！于是，他就大一阵小一阵地咳嗽起来。

精明的二愣娘，显然知道二愣咳嗽的用意，所以她在点划伪军的同时，还插着空地叱咤二愣几句：“成天价没冷没热地往外跑！管着风了！受罪不？该！活该！……”

二愣娘虽然嘴里不住溜地叨叨着，她那根心弦可是一直绷得紧紧的。直到伪军们离开后屋门，她那颗快提溜到嗓子眼儿的心，才吭噎一声落了地。

到这时，二愣那两只握得紧紧的拳头，也松开了。

敌人这次突袭又扑了空。

他们丧气地走出屋去。

敌人自从开始“清乡”以来，三六九儿地进行突然搜查。这一点，二愣娘当然明白，可是，现在她紧紧地跟在正要出屋的伪军身后，装作糊糊涂涂的样子故意问道：

“老总，你们倒是要找啥玩艺儿呀？”

一个伪军用手比了个“八”字儿：“找这个！”

二愣娘学着伪军的样子，也比了个“八”字儿，举在她自己的脸前，象似自言自语，又象在问伪军：

“这个！这个是个啥？……”

有个伪军说：

“有个八路的伤员，落到这一带了，你要是知道……”

战争，它在给予人们困难时，也给人们增添上一份智慧。这时的二愣娘，灵机突然一闪，佯装恍然大悟：“噢！知道！”

“知道？”

“知道知道……”

两个伪军一齐凑上来：“在哪里？”

二愣娘摆出一副坦然的神色，又用手比着“八”字儿，爽朗地说：“八爷的酱园在西边！”

她用手朝西一指，又显出挺热情的样子，说，

“不远，挺好找的！噢？闹了半天你们是走错门儿了呀！我告诉你——出了俺这角门儿，朝南走；走到胡同口上，往西拐，那边不是有个石牌坊吗？你们走过那个石牌坊，就有一个小厦檐儿……”

有一个伪军不耐烦了。他猛一摆手，打断了二愣娘的话，满脸秋风黑云：“另瞎胡咧咧！我们要找伤员……”

二愣娘又假装明白，抢过话头打岔说：

“不，不，人家不叫‘商号’，叫‘福兴号’……”

另一个伪军戳了这个伪军一把，烦躁地说：

“唉唉唉！你跟她叨叨个啥？她啥也不懂！还不是白磨牙？”

随后，两个伪军，一齐走出门去。

二愣娘跟在伪军后头，一边走还一边念叨：“老总啊，你们甬信不着我，错不了，是叫‘福兴号’呀！你别看我耳朵不灵，记性也不好，莫非说连这点小事儿还记不住？……”

一个伪军一边迈门坎一边说：

“回去！别跟在后头穷叨叨！”

二愣娘说：“看你这老总！我不是送送你们吗？别看俺是个庄稼老婆子，还能连送客要出门的这点俗礼也不懂？……”

也不知伪军们是因为烦恶二愣娘这种没完没了的乱叨叨呢，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，只见他们那两条狗腿迈得更快了。

其实，二愣娘哪是为了送他们！

她为了啥？

她是为了要看清这小子们的去向，还怕他们偷偷地藏角门儿旁边不走。当她“送”出角门儿以后，望见伪军们朝西走远了，这才咬着牙悄声骂道：“这些披着人皮的畜牲！”

然后，她虚掩上门，走回屋来。

方才，在二愣娘对付敌人的时候，二愣托着一碗半菜半米的稀粥，站在屋门口，倚在门框上，一面大口小口地往嘴里扒菜粥，一面膘扫着伪军们的一举一动。看样子，这当儿只要伪军们做出什么越不过眼去的事来，二愣就会把碗一扔，马上扑过去，拾掇那些兔羔子！

现在，他见娘安全地回来了，这才把憋在肚子里的那股劲放出来，赶到娘的近前问道：“娘，那小子们滚啦？”

“滚啦！”

“志勇吃饱了吗？”

“哪里呀！刚吃得半饱不饥的，就叫那些狗杂种给搅了！”娘说，“二愣，快再叫出他来……”

“哎。”

二愣应声拉开后门，用他那两只大巴掌轻轻地拍起呱儿来：“啪啪！——啪啪啪！——啪啪！”

掌声落下了。只见那堆碎柴禾慢慢地动了一下，随后，梁志勇从里头钻了出来。他朝后屋门口一望，见黄二愣站在那里正冲着他憨笑。

于是，他也朝二愣笑了笑，便贴着墙根儿，踩着乱柴草，绕了个大弓弯儿，朝着这北屋的后门走过来。

这是为啥？

因为这后院儿的地皮上，被风刮上了厚厚的一层黄乎乎的尘土，要是踩上新鲜脚印儿，会引起敌人的注意，这个洞就不安全了！

在志勇朝屋里走着的一刹那间，有个问号在二愣的脑海里浮上来：“这些日子，志勇怎么不大欢哩？八成是有什么心事吧？”

这回，叫粗中有细的黄二愣又猜对了——眼下志勇还确乎是有心事！

他有啥心事呢？说起来，话又长了——

梁志勇在洞中养伤的这些日子，时间，可以说是在穷思苦虑中前进的。人到了寂静的时刻，才顾得回想起往日的的生活。这些天来，多少事，多少话，多少个领导人和战友的形象啊，都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在梁志勇的头脑中闪过。甚至，就连那些几年来被紧张的战斗生活挤到一边去的少年时代的经历，如今也短不了地涌上心来，闪过脑际……